



青少年普及读物·阳光卷
根据教育部《中学生语文课程标准》书目编写

飘

Piao

她具有她的家庭那种不承认失败的精神，
即使失败就在眼前，她就是凭着这种精神，
永远把下巴高高翘起。

哈尔滨出版社

青少年普及读物·阳光卷

飘

Piao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 / 钟雷主编.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4.5

(青少年普及读物·阳光卷)

ISBN 7-80699-174-3

I. 飘... II. 钟...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
缩写本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3335号

主 编: 钟雷
副主编: 韩雪

责任编辑: 李英文
封面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飘

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170号

邮政编码: 150006 电话: 0451-86225161

E-mail: hrbchs@yeah.net

网址: www.hrbch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130 千字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99-174-3/I·46

定价: 1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8622516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厂质检科联系调换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兴路147号 电 话: 0451-86336978

目录

★ 郝思嘉的疑团	1
★ 一场激烈的争论	11
★ “十二橡树村”的舞会	25
★ 神秘的白瑞德	47
★ 痛苦的告别	61
★ 被北方军围困	83
★ 回家	102
★ 艰苦度日	118
★ 归来的情人	152
★ 拯救塔拉的行动	166
★ 再婚	182
★ 父亲突然去世	198

目录



★和白瑞德结婚	215
★破裂	230
★邦妮之死	244
★新的一天	259



郝思嘉的疑团

1861年4月一个晴朗的下午，郝思嘉小姐在自家塔拉农场的住宅，陪着汤司徒和汤伯伦这一对双胞胎兄弟聊天。

郝思嘉小姐今年16岁，年轻貌美。她脸上揉和着两种特征，一种是她母亲法兰西血统的娇美；一种是她父亲爱尔兰人的粗犷。

尽管她的装束、仪表显得非常端庄淑女，可是那双眼睛却是任性的，充满活力。她的姿态是由她母亲和嬷嬷的严厉管教强加给她的，但她的眼睛属于她自己。

这三位年轻人，都生长在富裕的大户人家。人们所关心的是，骑马骑得要好，枪开得准，舞跳得轻松，善于体面地追逐女人，像个温文尔雅的绅士那样喝酒。而年轻人不会读书并不以之为耻。汤家哥俩，这些方面都很精通，但他们学识浅薄也是出了名的，两年中已是四



次被大学开除了。于是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博伊德，也同他们一起回到了家里。

思嘉小姐很同情这哥儿俩。“我认为你们俩一点儿也不在乎被学校除名，汤姆也是这样，”她说，“可是博伊德怎么办？他一心想受教育，这样下去，他永远也完成不了他的学业呀！”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汤伯伦漫不经心地答道，“反正在学习结束之前我们也不得不回家的。”

“为什么？”

“战争嘛！傻瓜！战争随时可能开始，战争打响之后难道你认为我们还会留在学校里吗？”

“你明明知道不会有什么战争的，”思嘉生气地说，“那只是嘴上谈谈罢了。我讨厌听到战争的事情，要是你们再谈‘战争’，我就马上进屋去了。”

思嘉小姐从来就忍受不了不以她为主题的谈话。于是兄弟俩立刻向她道歉，他们并不因为她对战争不感兴趣而轻视她。战争原本就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无关，因此他们便把她的态度当成是女人味十足的特征。

他们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你们又被开除，你们的母亲怎么说呢？”

“啊，”司徒有些不自在地说，“她还不曾有机会说什么呢。她上个月在肯塔基买的那匹雄马送到了，家里



这两天正被它闹得天翻地覆的。今天一早，趁她还来不及抓住我们，我们便溜了出来，只留下博伊德一个人去对付她。”

汤太太是个能干的女人，她有着一大片棉花地；100个黑奴和8个孩子，还有个养马场，在全州里要算首屈一指。她生性暴躁，再加上这四位少爷常常出状况，所以动不动就大发雷霆。思嘉知道，这哥儿俩对于行凶斗殴，以及邻里的公愤，都毫不畏惧，惟独他们那位红头发母亲的痛责和毫不留情地抽打在他们屁股上的马鞭，才让他们感到不寒而栗。

“天知道，我们都19了，汤姆21了，可她还把我们当6岁的孩子看待。”伯伦说。

“你母亲明天会骑那匹新买来的马去参加卫家的大野宴吗？”

“她想骑的，但是爸爸说骑那匹马太危险了。”

“希望明天别下雨，”思嘉说，“这一星期几乎天天下雨。要是把野宴改成家餐，那才是最扫兴不过的事呢。”

“唔，明天准是晴天，而且还会很热，就像六月天一样。”司徒说，“你看那落日，我还从没见过比这更红的太阳呢。用落日的来胧去脉判断天气，往往是不会错的。”



他们都朝远方望去，越过郝家一望无际的新翻耕的棉花地，直到红红的地平线上。纷红的桃花，雪白的山茱萸将近处河畔和远处的山冈装点得如诗如画。春耕已快要结束，湿润的土地急切等待着人们给它撒上棉籽。这一片土地红得耀眼，雨后更红得像鲜血一般，旱天时便成了满地的红色粉末，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产棉地。

远处传来啾啾的马蹄声，还有马具链环的银铛声和黑奴们的欢笑声。那些干农活的人和骡马从地里回来了。接着，屋子里传来思嘉母亲呼唤黑女孩的声音，以及男仆摆放餐具时发出的丁当声。

听到这些声响后，兄弟俩知道他们该动身回家了。但是他们不想回去见母亲的面，便盼望着思嘉请他们留下来吃晚饭。

“思嘉，我们谈谈明天的事吧。”伯伦说，“你得答应跟我跳第一个华尔兹，末了跟司徒跳最后一个华尔兹，然后让金嬷嬷再来给咱们算命。”

“我可不喜欢听金嬷嬷算命。你知道她说过我会嫁给一个头发乌黑、黑胡子很长的男人，但我不喜欢黑头发男人的。”

“亲爱的，你喜欢红头发的吗？”伯伦傻笑着说。

“你要是肯答应，我们便告诉你一个秘密。”司徒



说。

“什么秘密？”思嘉一听到“秘密”这个词便像个孩子似的跳了起来。

“那是白蝶小姐告诉我们的。”

“那不是查理和媚兰的姑妈吗？她住在亚特兰大啊。”

“对，我们昨天在亚特兰大碰见她，她告诉我们，明天晚上在卫家的舞会上要宣布一门亲事。”

“唔，我也听说过，”思嘉失望地说，“就是她的那位傻侄儿查理和卫蜜儿呀。这几年谁都在说他们快要结婚了。”

“但是，明晚要宣布的并不是他们俩的亲事，”司徒得意地说，“是卫希礼和查理的妹妹媚兰小姐订婚的事呢！”

就像被谁打了当头一棒似的，思嘉小姐一时间尚未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心中猛地一颤，嘴唇煞白。但她极力保持着平静的神色，瞪着司徒。

毫无分析头脑的司徒一点儿也没看出思嘉小姐的变化，还以为她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惊讶和很有兴趣。

“白蝶小姐告诉我们，现在周围都在谈论战争，两家人都觉得不如赶快成婚的好。所以决定明天晚上在





宴会上宣布。我们把秘密告诉你了，你看，思嘉，你也得答应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呀。”

“当然，我会的。”思嘉下意识地说了。

“还有华尔兹呢？”

“全答应了。”

“你真好！我敢打赌，别的小伙子们准要疯了。”

“我说，思嘉，明天上午的野宴你也跟我们坐在一起好吗？”

“什么？”

司徒将请求重复了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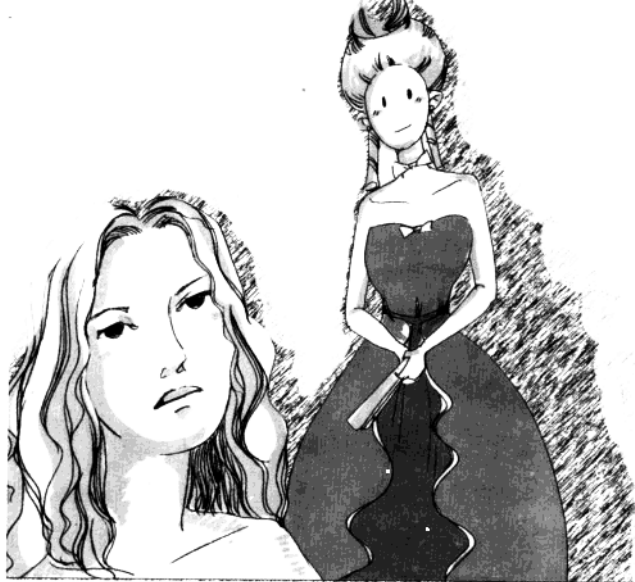
“当然。”

哥俩儿乐不可支，但也有些惊异。以前的思嘉只让他们倾诉、乞求，经常敷衍他们，从没轻易表示过什么。成功给他们带来了满腔热情，使他们愈加留连忘返，他们谈论着明天的野宴、舞会和卫希礼与媚兰。哥俩儿抢着说话，开着玩笑，开怀大笑着。他们闹了好一会儿，才发现气氛有点儿变了，思嘉已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哥俩儿有点儿不知所措，眼见着赖不下去了，只得勉强站起身来告辞。

司徒和伯伦骑上马，他们的贴身佣人吉姆斯跟随在后，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飞奔而去。

思嘉站在走廊上目送汤家兄弟俩离开，直到飞跑





的马蹄声已隐隐消失，她才像梦幻般地坐回到椅子上。突然之间，她觉得疲惫极了，心脏难受得发胀，好像快要从胸膛里爆出来似的。刚才为了不让那哥俩儿发觉她内心的秘密，她一直在咧着嘴假装微笑，这会儿感觉脸颊都僵硬了。她的两手冰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沉重地压迫着她。她的脑中一片空白，惟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响着：

“卫希礼要同媚兰结婚了！”

不！这不可能是真的！一定是哥俩儿搞错了。卫希礼不会爱上媚兰的。媚兰？这个名字令思嘉想起了一副瘦小得像孩子似的身材和一张严肃而平淡得几乎有点儿丑的鸡心形的脸。他在爱她呀！她才是他所爱的那个





人呢——她知道！思嘉觉得好心酸。

两年以来，也就是自卫希礼游历欧洲三年归来后，他每星期都要到塔拉农场来拜访，从未间断过。他陪着她在县里各处走动，参加舞会、野宴等各种活动。他虽然从来不像汤家兄弟那样来往频繁，不像方家的小伙儿那样纠缠不休，也不曾对她讲过爱，可是仍然——思嘉知道他在爱她，在这点上她是不会错的。直觉比理智更可信赖。她常常吃惊地发觉，他有时看她的眼睛分明带着一种热切而凄楚的神情，使她不知所措。她知道他在爱她。可是为什么他不对她说明呢？这一点她无法理解，但是她无法理解他的地方还多着呢。

思嘉正想得出神，忽然听见嬷嬷笨重的脚步在堂屋里把地板踩得嘎嘎响。思嘉赶紧站了起来，在她感觉心要碎的时候，不想被嬷嬷的唠唠叨叨打搅。如果嬷嬷再去告诉妈妈，那时候便只好把事情真相向母亲和盘托出，要不就得编出一个像样的谎话来。

思嘉突然想起那天下午，她父亲骑马到卫家的农场“十二橡树村”去了，是为了商量购买管家波克的妻子迪尔茜。迪尔茜是“十二橡树村”的女领班，自从六个月前结婚以来，波克没日没夜地缠着要主人把她买过来，好让他们两口子住在一起。父亲被缠不过，那天下午只得动身到那边去商量购买迪尔茜的事。



思嘉想，爸爸在那儿一定会听到什么消息，要是我能在吃晚饭前一个人看见他，说不定就能弄个明白——那原来不过是哥俩儿的一个缺德的玩笑罢了。

于是，她趁嬷嬷尚未看到她以前，用手撩起绿色的长裙，一口气跑上了林阴道，直到她认为家里的人望不见她了，这才放慢脚步。她气喘吁吁，两颊发红，坐在一个树桩上等待父亲。

她张大眼睛望着那空无一人的林阴道，心却跟着这条大道奔下山冈，到达那懒洋洋地弗林特河畔，越过荆棘杂乱的沼泽，再爬上一座山，便到达“十二橡树村”了。卫希礼就住在那里。此时，这条路的全部意义就在这里——它是通向卫希礼的路，和那幢美丽的希腊神殿般的白圆柱房子相通的路。

“啊，卫希礼！卫希礼！”她心里喊着，心脏跳得更快了。

她想起两年前也就是卫希礼在欧洲游历三年归来后，他们第一次见面，他站在那里朝她微笑。思嘉永远也忘不了听到他温和的声音时，那怦然心动的感觉。

“思嘉，你都长大了。”

这音乐般的声音！

然后卫希礼轻轻地走上台阶，吻了吻她的手。

就在这最初的一刹那，她觉得她需要他，那样说不





出原因地需要他。

思嘉弄不明白，自己是那么直率、简单，而卫希礼却是如此深沉、复杂的人，他身上那些她所无法理解的东西使她更加爱他，他那种克制的求爱态度只能鼓励她下更大的决心去把他占为己有。

她从未怀疑有一天他会向她求婚，只是这种等待太漫长又太折磨人了。她太年轻、太娇惯了，从来不懂得失败的滋味。每次和他见面都令人失望，于是就盼着下一次。可是，下次来了又走了，结果还是一场空——只是令她有了更多新的幻想。

就在上周的一个傍晚，他们骑马从妙峰山回家时，他还对她说过：“思嘉，我有件十分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但是不知怎么说好。”

这会儿，思嘉坐在树桩上，回想着那几句曾叫她十分高兴的话，突然发现它们有另一种意思，也许他打算告诉她的就是他要订婚的消息呢！

啊，要是爸爸回来就好了！这个疑团她再也忍受不了啦。她又一次焦急地顺着大路向前望去，爸爸，你快回来呀……



一场激烈的争论

林阴道上，思嘉急切地盼着父亲快快归来。

太阳已经沉到地平线以下，田园薄暮中那超尘绝俗的宁静也悄悄在她周围降落。

这时，她听到了山坡下嘚嘚的马蹄声，于是她大声笑了起来。

果然，爸爸发现是思嘉后，红润的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神情。他跳下马，向她走过来。

“小姐，好啊，”他说着，拧了一下她的面颊，“那么，你是在偷看我了，准备到你母亲面前去告我的状了吧？”

思嘉闻到了扑面而来的浓浓的威士忌酒味，还有咀嚼烟草和皮革油以及马汗的气味。

思嘉嗔声嗔气地伸出手来帮他把领结拉正了，说道：





“爸，不会的，我不是苏伦那种搬弄是非的人。”她略略向后退了一下，端详父亲的服饰是否已经弄整齐。

思嘉的父亲郝嘉乐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但腰身很壮，坐着时人家还真以为他是个魁梧的汉子呢。

他 60 岁了，一头波浪式的鬈发已经白如银丝，但是脸上还没有一丝皱纹，两只蓝眼睛也焕发着年轻人的神采，这是个快乐的人。

思嘉是他最大的女儿。自从三个儿子相继进了家庭墓地之后，他就渐渐地把她当作男孩子来对待。她比两个妹妹更像父亲，因为卡琳生来体格纤弱，多愁善感，而苏伦又自命不凡，总是摆出一副贵妇人派头。

“好了，现在你完全可以出得了台面了。”她说，